

养正堂——中国人民 大学艺术学院隋牟工作室

主 编 隋 牟



江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养正堂：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隋牟工作室 / 隋牟主编 .
—— 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480-2953-3

I . ① 养… II . ① 隋… III . ① 中国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①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9990 号

出 品 人 汤 华

责任编辑 王国栋

企 划 北京江美长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养正堂——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隋牟工作室

yangzhengtang——zhongguorenmin daxue yishu xue yuansui mugongzuoshi

主 编	隋 牟
出 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66 号江美大厦
网 址	www.jxfinearts.com
印 刷	北京永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 / 32
印 张	6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0-2953-3
定 价	50.00 元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
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赣版权登字 -06-2014-317

目 录

隋 牟		6
王国栋		36
李南辰		50
王 颂		58
礼 乐		66
闫丽珍		74
许晓华		82
孙雪君		90
一 清		96
吴 钊		104
李 娟		112
李鹏辉		120
杨殿斌		128
郑小鑫		136
周敬仕		144
姚又崇		152
赵春燕		160
隋 在		168
善 如		176

序

笃志敬物 有道自弘

——走进名家工作室年迹

善如 / 文

结业在即，教室里一如往日的安静。同学们或习字，或绘制佛像。

时有古琴《流水》，《阳关》回旋……

半年的学习，似几年之实，沉甸甸的有份量；六个月的光阴，又如眨眼之间，一去无回而心生留恋。

想起第一次上课，隋老师授捻管勾线，同学们如履薄冰之谨慎；想起一次次评画，老师严责与慈怀鼓励，笑泪泯记在心；想起外出写生，同学们互帮互助一路欢声。

老师像严父，像禅堂内的主法师。每有同学踌躇不前，适时给予棒喝。同学们都心照不宣地期待老师多呵责自己，疑团未解时，师笑曰：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参去吧。“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艺，而不在技艺本身，仁德当首。

隋牟工作室的学子们，尊师训重修为，习古法之艺，修内心之德，怜惜物命，尊师重道。以人伦之道修身，以绘事之道谋生。心存敬畏，绘古往圣贤诸尊；法古奉天，扬先贤德行为己任。

一家媒体采访隋牟先生，有一段话令当学生的为之喝彩、自豪：“一路走来，我的父母、朋友都是我的贵人，我所经历的，都是我的财富。”

人人以业谋财，真正的财富源自哪里呢……

感恩老师辛勤教导。

感恩同学关心帮助。

感恩成就学习的所有诸缘。

聊以粗拙，勉为之序。

——2014年荷月 善如 谨记

隋牟简介

隋牟 学艺

隋牟。號平。爲1968年
生于山東膠南。先後受教於
石春戶次先生。

現居北京。

任教于中國人民大學藝術
學院。書法家。畫家。篆刻
家。



罗汉系列 / 17cm×23cm / 2009



罗汉系列 / 15cm×15cm / 2014

禅意与禅心 心清与自清

——隋牟先生佛家画近作赏析

许好成 / 文

辛卯暮春，应老圃、徐永先生之邀去西安亮宝楼参加艺术散步——北禅书院中国水墨第十四回巡展暨长安古琴雅集。在大雁塔下慈恩客栈不想与老友隋牟邂逅相遇，彼此都有些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久久不忍分开。

隋牟上身着一件藏青色暗花格衬衫，下

身却随便穿一土黄色条绒休闲裤子，足踏一双咖啡色的系带的牛皮鞋，显得比过去精干了许多。举手投足间还是那缄默无语、略有沉思的老样子。别人说话时，他都是精神专注地倾听，很少去插话，只有当他的诤友秋人发表演讲时，他会出其不意地发出攻击，让秋人猝不及防。而反应灵敏的秋人更不示



罗汉系列 / 23cm×23cm / 2009



罗汉系列 / 23cm×23cm / 2009

弱，一阵连珠炮式的反唇相讥。二人这种调侃，常常地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幽默也是一种智慧，由于隋牟和秋人的幽默，使大家感到这次雅集非常的温馨和谐，轻松快乐。

布展后，绕展厅浏览一圈，看到隋牟的画作时，不由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几年不见隋牟画风为之大变，一改过去那种水墨淋漓而又雍容华贵的侍女艳姿，而把笔墨简化到不能再减的程度，去掉了烟火之气，远离了浮躁尘嚣，进入恬静、散淡、超凡脱俗的禅意化境。

余以为中国画首先强调的是笔墨，笔墨是中国画的灵魂，离开了笔墨去谈中国画，

就是舍本求末了。大家都在说，提纯笔墨，凝炼线条，技近乎道，自成面貌，真心做到的能有几许人也，就连有些古人先贤毕其一生之精力，也只能望洋兴叹。清人著名画家郑板桥先生曾有一幅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这幅楹联中就触及到书画创作的几大主要问题。

一是删繁就简，这就是一个提纯笔墨的过程。庸人画画不厌其繁，就像拙老婆和面，稠了加水，稀了加面，最终便成了一锅浆糊。越是大师，越是惜墨如金，如八大山人朱耷貌似简单的几根线条，却飘逸出尘，非功力深厚者岂能为之。板桥先生画了一辈子竹子兰草，他做梦也想把笔墨减下来，但大多是密不透风，很少有疏可走马的时候，其笔墨线条也是见刚不见柔，缺乏变化。

这对郑老先生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隋牟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这得益于他多年的书法基础，又得益于他读书思辨，严谨而细微的治学精神。去观于隋牟之造佛像，或观音菩萨、或头陀神仙，用墨、用线几乎达到极致。那墨浓而不滞，淡而不浮，虚实相间，燥润相生，进入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那线细如游丝，却一波三折，刚柔并济，变化无穷。他在经营笔墨上不愧为用墨高手，可谓简约而不简单，平淡中见险绝也。二是标新立异，其实就是独辟蹊径，形成自己不同于人的艺术风格，成为开宗立派式的人物。殊不知这是最不容易做到的。成就一位艺术大师的地位，是多元素构成的。除去笔墨精神、文化品格、学富五车、阅历丰富之外，天时地利人和也是不可缺少的。板桥先生一生标新立异，把隶书和魏碑结合起来，想独创一种书体，然而除去楹联尚有可观之处，其六分半书却成了十分造作的非隶非魏的夹生饭了。隋牟在这一点是非常聪明的，传统是一切艺术的基础，离开了传统去谈创新，就无从谈起。隋牟深入传统，对宋元人物画下过很多功夫，尤对明人陈老莲、倪元璐等书画墨迹心追手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隋牟师古，又不为古所囿，善于去伪存真，直入其理，遗貌取神。他在研究传统的时候，总是给传统提出别人并不

注意的问题，能够举一反三地去与古人对话，并由此生发自己一些奇妙的想法。其实，这才叫真正尊重传统，忠实传统。而那些平时嘴上喊着传统，下笔却与传统相距甚远，说道是伪传统，必然陷入一种虚妄和怪异。余以为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是自我。夫观目前中国画坛十岁“结壳”。为什么有的人几十年如一日写一种字，画一种画，看一张等于看了全部，一辈子也走不出自己划定的那个圈子。其因有三，一为先天性学养不足，画到一种程度，没有学养支撑，终究走不远；二为师古不化，整天在机械地、重复地进行无效劳动，只能是一位画匠而已；三为名利所困，有些很有禀赋的画家出道，

成名较早，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影响，太看重名利，不敢变法，怕影响自己的市场。在这一点上，我十分欣赏和佩服隋牟。他的人物画大都是宋元一路，对明清两朝也是漫淫多年，可贵的是他与古代宫廷画匠不一样，有自己的点线语言，有自己的笔墨构成，更有自己的性情和审美高度。他是一个既有理论勇气，亦有实践精神，敢于超越古人，善于超越自我的人。

近几年来，隋牟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且研究颇深，从他的画中我读到一种禅意，看来悟性极高，颇有慧根和善缘。隋牟近作大都是佛家禅画，有菩萨观音，大肚佛祖，亦有十八罗汉，和尚游僧，形态各异，



罗汉系列 / 23cm×23cm / 2013

栩栩如生。他画禅乃是以禅心写禅意。佛学要义就是清心寡欲，无为而治，师法自然，道法自然。他认为为艺者首先要淡泊清静，慈悲为怀，不为名利所累，不为世风所扰，要沉下心来读书，静下心来画画。因此，他在精读古代书论画理的同时，又深研佛学禅经，从佛学中参悟为人为艺之真谛，以禅心写禅意，心清画自清。

夫观隋牟笔下佛家众相，大都慈眉善目，笑容可掬，再配上那逸笔草草的老树昏鸦，高天流云，使人进入了一种旷达高远，松静淡雅的佛家境地，一颗久久蒙尘的心像被山间那一池清泉冲刷一样，感到格外的清澈，通透，明朗，洁净。

隋牟在涉足佛学的同时，又拜徐永先生门下习学古琴。古琴已有1600年历史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乐器。隋牟学琴像画

画一样执着，一曲《良宵吟》学了近两年时间，依旧爱不释手。别人劝他再学别的曲子，他说，世上所有的乐器都是演奏给别人听，只有古琴是给自己听的，学琴不是为了获得一技术，而只为养心也。余曾见过隋牟抚琴，虽说不见技艺精湛，倒是神闲气定。似看到朗月晴空，万籁俱寂之夜，一位高士独居书房，微闭二目，心无旁骛，双手游走七弦之上，袅袅清音从琴上流出，穿过轩窗，清风明月中飘荡，是那样的清新，那样的悠远，而琴者那份心性，那种清闲，使人分明感受到元人的那种布衣逸士的气质和风骨。

坐禅，诵经，读书，写字，弹琴，画画是隋牟每日必做之事，以牟兄的执着、聪慧、心性、定力，我相信他一定会艺术精进，修成正果！



罗汉系列 / 16cm×23cm / 2013

高贵着水墨的高贵——读隋牟

郑玉臣 / 文

当今中国画坛，业者之众，画作之繁，谓之古来最盛，当无谩夸之虞。然细细探查，则未免有盛名之下其实难负之感慨，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之者，文脉延绵，新人迭出；或传统或西方或调融，千姿百态、叱咤峥嵘。忧之者，匠人日稠，方家零落；多表象多拼凑多怪异，林林总总，喑鸣难鸣。这并不是贬低任何一位画人或者任何一幅画作，实是绘事由来已久，或师法或超越，毕一生能具其面目已属不易，登堂入室者自该寥若晨星；相反，任何一位勇于步入这个行列并为之不懈的画人都值得尊敬。

抛开各种西派、新派不论，单就纯粹中国画而言，斯感炽甚。诚如陈师曾所言，中国绘画自古迄今，统纪分明，蔚为大观，然有宋以降数百年来却颇有道行不前之感。对此，我们不能徒发人文衰蔽的悲嗟，而应该明了这是物理的必然，极者必反。

中国绘画的创作出现了困境，其品读法则自然也就陷入了纷纭而莫衷一是的境况。对于什么是好的中国画作，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有人认为须师承有序，笔笔来历分明；有人认为应求变求新，处处不落窠臼；有人认为须调和中西，样样融会贯通，有人讲笔墨、有人重技法、有人说格局、有人论气象……实际上这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辩题，争论不休也议论不清。

历史总是这样，有人在物议中忽左忽右，有人已在寂寞中悄然前行。当真品读隋牟先生的画作之后，笔者认为，这些争论虽然会永远存在也必须存在，但真正的探索者却会写下最为有力的注脚。

隋牟的画作是道道地地的中国绘画，至于是不是文人画或人文画或某家某派，笔者认为不要这个所谓的标签也罢。

隋牟是传统的。他曾师从石齐和卢沉，之后不断从朱耷、陈洪绶、倪元璐等古人那里汲取营养，化人为我。这本不足道，任何一位真正的中国画人，都会有一个“用最大的力气打进去”的历程。重要的是隋牟没有拘泥于此也并没有凭此“一招鲜”吃遍天，经过多年的淬炼，隋牟的传统不仅体现在他的线条功力、传统技法和对水墨的感知上，更体现在其心灵深处所养争而成的大家格局。他的画，无论写人状物，都有一



罗汉系列 / 17cm×23cm / 2013

种画面之外的气象，僧俗道众皆能睹之而有所感、读之而有所悟，不用作者本人再去搜肠刮肚地去向观者解读所谓的深意和妙处，这已是画之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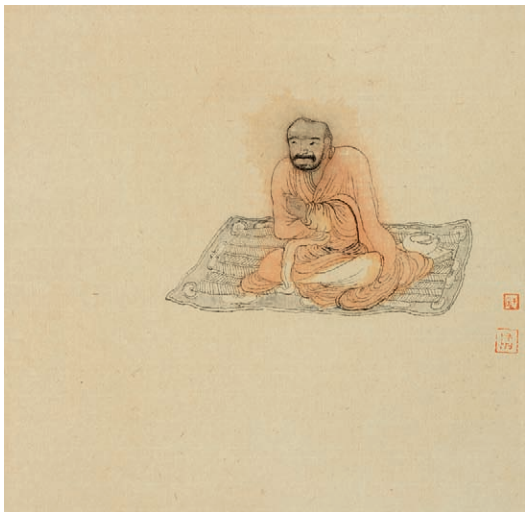
隋牟是人文的。人文主义或者人文情怀这个表述如今也被处处张贴，有了陈词滥调的嫌疑。但要说到隋牟，还是得用到这个表述。他的人文体现在其独有的“眼睛”和“嘴巴”之上，也就是他的笔端和墨意之间。细品隋牟的画作，总会有一种写人如山，写物如人的感觉。在他的笔下，无论佛菩萨还是阿罗汉，都有巍巍乎大哉的雄奇气；而繁花则温婉如人面、枝干则俊朗如高士，他独有的写山样式更是把山峰幻化为敦和圆融的古君子，堪称逸品。当代著名人物画家蒋兆和的代表作之一《杜甫》，衣衫虽无皴擦点染之繁，寥寥几笔线条就能让人深深体味到岩然如山，真是心性相通，异曲同工。物我一

体，妙在似与不似间，这就是人文之大。

隋牟是灵动的。隋牟的灵性体现在他对水墨的超凡把握和感知能力上。见过隋牟的两幅写生作品，其一名为《含吟家山坡》，其一名为《蜀香图》。纵然只是写生，也将隋牟的绘画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两幅画均是笔笔中锋写就，前一幅群松如龙绝尘而立又似得道之人谈机甚欢，后一幅尺幅间皆是枝叶花朵，各个不同、生机无限。最令人叫绝的是，这两幅画充分阐释了墨分五采的含义。通过娴熟而富有灵性的笔墨运用，让两幅纯粹线条的画作变得活灵活现却又脱胎换骨，燥湿、曲直、浓淡、顺滞、凝散、阴阳、动静、抑扬尽在水墨间。师古人也师造化，是用灵魂和水墨对话，用水墨来造物象之万千。心画之谓，正是隋牟的灵性之大。

隋牟是修得的。隋牟的修为，在画内也在画外。如今中国画佳作和大家的难得，很

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社会变迁给人的心理和生活环境造成的冲击。在工业化甚至信息化大潮汹涌的时下，纵然能够有安置一张画案的空间，也很难造就一颗沉静的心灵。在这一点上，隋牟算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也许是天赋之，也许是蒙养之，隋牟能在如今保持着一颗古井心境，一心学画学佛学琴学做人，还能得其机要而不脱离人境，可以说是修为之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画作中流露出的寂默、淡简、高逸、润雅气息当是对他这



罗汉系列 / 33cm×33cm / 2013

种坚持的最好回报。

隋牟是变化的。中国画作最为人诟病之处就是在人眼中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自家说起却又空前绝后。一堆画里，很难分辨出张某人的和李某人的有什么两样，张某人的这一副和那一幅又很难看出有多少差异。宣传起来却是要么得前人之笔意要么直追魏晋，反正越久远越高明；要么就是集大成者，融某某某家于一体，越包罗越珍贵，可谓是当今画界众生百相之一角。其实这样的话，三岁小儿都能识破，在这里也就无须指摘了。除了认真临过前人的名作，从未见隋牟标榜过自己和任何一位名家和大家的“血缘”关系，但他却在不断前行。隋牟前期的画作基本上都是用纯线写人物，很少涉及他法。多年如一日的坚持，奠定了他的功力。近年来，隋牟开始迈出了新的步伐。不再单纯用沉稳劲健的线条，而是融入了点染、皴擦之法，偶尔也会设色。隋牟的点，其实是他的线的精纯和简化，貌似随意却处处有法。隋牟的晕染，一经施为，绝不反复，却有精当之妙，不可不谓是天然之趣。隋牟用色，也不光怪陆离，一色之间，靠着浓淡与笔力的变化，就能蕴蕴盎然，淡妆浓抹总相宜。

隋牟是有式样的。在中国画的评价体系里，式样是很重要的一项。能否有自家的面目，往往被认为是能否立得起门户的标志。隋牟做到了这一点，无论是早期的纯线条之作，还是如今的钟馗系列、山水画作，都能一望即知，而且，在作品与作品之间绝无机械的重复。当然，隋牟的式样并不仅仅是一种面目，而是建立在其得六法之妙之上的自家面貌。

隋牟是说不尽的。他擅画亦长制印，画作上错落有致的印章称得上是美妙不可方物。他追求装裱之美，把装裱和画作融为一体，计白当黑，更是匠心独运。他还开坛讲学，许多已经颇有成就的乃至毕业于央美的高材生的人都投师隋牟并能在他的指导下突破前进，这一点，是对隋牟价值最好的明证。

当别人还在争论师门宗派的优劣，议论写实还是写意的得失，要传统还是要现代的利弊之时，隋牟的水墨人生已经抵达斯境！如是，可以说他是担当得起“画家”这两个字眼的。水墨，犹如中国画的灵魂，隋牟和他的追求、造诣，在这里书写了水到渠成的高贵。



罗汉系列 / 23cm×23cm / 2013

干净概括才是最好的本质。
要么感觉好，
要么线条好，
不能说好不好说坏不坏。



先把卖弄之心去掉再画。

罗汉系列 / 136cm×8cm / 2009

养正堂／隋牟

大正十一年四月廿四日
東京市立中央図書館蔵



养正堂／隋牟